

# 长三角地区染织文化的研究

文 / 李 斌, 刘安定, 李 强

**摘 要:**宋代以来,长三角地区逐渐产生了繁荣的染织行业和高超染织技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该地区独特的染织文化。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转型,这些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染织文化逐渐式微,因此,研究它们对理解长三角地区过去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主要从长三角地区与染织相关的禁忌、风俗、传说以及表演艺术四个方面系统地论述长三角地区的染织文化,最终得出长三角地区发达的染织行业与染织文化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

**关键词:**长三角地区;印染;纺织;文化

长三角地区自宋代以来,逐渐成为中国染织行业最发达的地区。在其生产过程中,长三角地区曾经衍生出灿烂的染织文化,主要包括相关的禁忌、风俗、传说以及表演艺术。然而,如今它们大多已经不再广泛流行,但如果从保护长三角地区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看,这些禁忌、风俗、传说和表演艺术仍然有记录和研究的价值。

## 1 长三角地区染织业中的禁忌

禁忌(taboo)虽然是一个外来词汇,但中国自古就有之,大致相当于中国古代忌讳的意思。<sup>[1]</sup>长三角地区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就包括了大量关于禁忌方面的文化,主要包括行为上的禁忌和言语上的禁忌两大类。

### 1.1 行为上的禁忌

中国古代长三角地区的染织行业中有许多行为上的禁忌,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1) 技术经验性禁忌。这类禁忌比较多,最初是在生产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后来逐渐演变成为禁忌。如在收藏蚕种时就有

“忌桐油、烟煤火气。冬月忌雪映,一映即空”<sup>[2]</sup>的禁忌,在饲蚕过程中又有“忌秽气、忌喧哗、忌湿下、忌血腥、忌酸辣苦辛、忌硝臭烟薰、忌蝇鼠、忌凶秽”<sup>[3]</sup>的禁忌。这类禁忌本质上是古人对生产技术的归纳与总结,只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以求后人能严格遵守。

2) 迷信陋习性禁忌。这类禁忌一般是在迷信和陋习的影响下产生的,没有可取之处。同治《湖州府志·蚕桑上》记载在浴种时要“忌挂于苧麻索上,孕妇产妇不得浴种。”对于这一禁忌《湖州府志》并没有提及原因。笔者认为,将蚕种挂于苧麻索上可能让人联想到上吊,因此,成为禁忌。孕妇、产妇不能参与浴种,可能是孕妇、产妇在生小孩时出现流血现象,被认为不吉利,如果让她们进行浴种活动,将会使蚕虫有血光之灾。

3) 行业崇拜性禁忌。这类禁忌主要是出于对染织行业保护神的崇拜和敬畏而形成的一种禁忌,往往是在崇拜保护神的形式下,作出的一些合理的规定。如在杭州闭蚕门期间,蚕

**基金项目:**武汉纺织大学2014年度校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长三角地区传统纺织文化研究》(2014002)

**作者简介:**李斌,博士,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师;刘安定,东华大学纺织学院博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李强,博士,武汉纺织大学《服饰导刊》编辑部主任、责任编辑

农最忌讳生人闯入养蚕重地，冲撞蚕花娘娘，带来霉运。如有生人闯入蚕房，等生人走后，主人须略备酒菜和一小束稻草，在生人回去的三岔路口祀拜，倒掉酒菜，以示送出生人带来的鬼祟。很明显，这种禁忌有着迷信的成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饲蚕的过程非常注重蚕房的卫生环境，忌讳外人的闯入将病菌带进蚕房。因此，蚕农采用这种禁忌的方式可以很好地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

此外，长三角地区丝织行业中织匠和工场主们也有类似的三种禁忌：①忌心情不好时上机织造，得罪机神；②忌在机房内大声喧哗和发脾气，惹怒机神；③忌外人进入机房，冲撞机神。这些禁忌表面上都好像与迷信机神有关，因为机神就居住在织机中，织造时要专心致致，以表对机神的尊敬。事实上，这些禁忌一方面说明了长三角地区高档丝绸织造工艺的复杂性和精密性，如果心情不好、机房内不够安静、外人突然闯入等都会影响到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忌外人进入机房这种禁忌，又反映了织匠和工场主们对自身织造的纹样图案和工艺技术的保密。正如徐仲杰在《南京云锦史》中指出，过去云锦行业中有“客入机房，停机掩活”的陈规，可以清晰地表明，在旧时的云锦行业中，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织匠和工场主们一般都对织造技术和纹样图案严格保密，根本不存在织造技术和纹样在同行之间的交流。<sup>[4]</sup>由此可知，这类禁忌只不过是敬畏神灵的外衣下作出的一些行业内的规定。

## 1.2 言语上的禁忌

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行业，言语禁忌非常之多。表1为长三角地区蚕农的禁忌词语，大致可分为三大类：①蚕生病、死亡的词语，如“姜”、“酱”、“笋”、“葱”等的谐音都与蚕生病或死亡时的形态或颜色相关，因此，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词语，就创造出另一种说法；②蚕的天敌的名称，需要避开，如“鸡”改称“太子样”、

“老鼠”改称“夜明珠”，等等；③蚕的保护动物，人们则出于喜爱给予新的敬称，狗在杭州被敬称为“管家郎”，而在长兴，则将猫称为“管家郎”，可见，当地人民对这类能保护蚕虫免受天敌伤害动物的喜爱。

表1：长三角地区蚕农的禁忌词语及其替代词语<sup>[5]</sup>

禁忌词语	替代词语	禁忌词语	替代词语	禁忌词语	替代词语
姜	辣头子	茄子	落苏筷	粪箕	粉一团
扫帚	播地光	犬儿	官家郎	老鼠	夜明珠
青儿	窝一窝	百脚	蜈蚣	花蛇	秤杆
内儿	天堂地	虫儿	倒宿娘	豆腐	马白肉
鸡儿	太子样	婆婆	娘娘	酱	咸酸
虾	弯转	笋	钻天、萝卜	爬	行
油	滑漉漉	桃枝	掌头	天亮	天开眼

除了桑蚕行业外，染坊对于染具和颜色也有特殊的称谓(表2)，一般忌讳直呼其名。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①染匠们一般出身卑微，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用生活中通俗的语言表达器具或色彩更便于理解和记忆。②可能是为了维护本行业的利益，用一些隐语或暗语替代染具和色彩，不让技艺为外人所知。③存在着某些对神灵的敬畏和讨取吉利的心理，如将“地灶”改称“地龙”明显是对于火的敬畏，而将“研光石”改成“元宝石”，避免了“光”字的不吉，讨得“元宝”的吉利表达。

表2：长三角地区染坊禁忌词语及其替代词语

禁忌词语	替代词语	禁忌词语	替代词语	禁忌词语	替代词语
染料	膏子	瓦钵	猪缸	地灶	地龙
染缸	墨悲或酸口	晒布架	天平	研光石	元宝石
扫帚	洒子	赭色	衣黄	滕黄	蛇屎
铅粉	银屑	绿色	翠石	白色	月白
浅蓝	鱼肚	靛青	烂污	墨色	蓝元
棉纱	千绪	棉布	硬披	绸布	软披
衣服	片子	帽子	瞒天	长衫	套子
马夹	脱臂	女装	阴套	成批的布料	匹头
印花用的横板	花身	开具的单据	飞子	凉晒染布	斗光
理布的橙子	瘦马	主管师傅	管缸	技术型染匠	场头

如今,绝大部分染织类的禁忌词汇随着传统染织行业的衰亡已经消失,我们已无法进行全面的查证,但仍有一部分禁忌词汇深深地融入到当地的方言中。如当有人问起湖州小孩“弯转”是什么时,他(她)们会毫不犹豫地指出是虾子。很显然,蚕农出于对蚕病的恐惧而将虾称为“弯转”的习惯已经融入到当地的语言文化中去了。又如浙江地区将“温度计”改称为“寒暑计”,本来是为了避免“瘟”字的谐音,现在则已经成了当地温度计通用的说法。

## 2 长三角地区染织业中的风俗

风俗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人民在长期共同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拥有共同思想、习惯、行为、节日等的生产、生活模式。自有宋以来,长三角地区染织技术就已异常发达,从事染织相关的人口远远超出中国其它地区。因此,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些共同遵守风俗。通过实地调查和相关文献的分析,笔者认为可将这些风俗大致划分为桑蚕业的风俗、丝织业的风俗、棉纺织业的风俗以及印染业的风俗四大类。

### 2.1 桑蚕业的风俗

古代长三角地区的蚕农在养蚕过程中形成的风俗主要有祭蚕神、轧蚕花、闭蚕门、开蚕门、设泥猫、设门神等等。

#### 2.1.1 祭蚕神

旧时长三角地区对蚕神的称呼有蚕王菩萨、蚕花菩萨、蚕花娘娘、马鸣王菩萨、蚕花太子、蚕三姑、蚕花五圣等,各地蚕神的形象也各不相同,笔者将该地区的蚕神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发现蚕神有官方和民间两大类说法(表3)。

由表3可知,一方面,官方出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将作为华夏族(汉族的前身)始祖的嫫祖、黄帝、炎帝先后分别被认定为蚕神、机神和农神。首先,在政治上对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等级制度和皇权至上的观念起到很好的作用。因此,自后周(951~960年)以来,皇室宫廷有祭祀农、蚕之神的传统;其次,桑蚕经济在

表3: 长三角地区蚕神简表<sup>[5-6]</sup>

	蚕神名称	形象特征	来源
官方	黄帝	帝王的形象	源于宫廷中的礼仪祭祀和祖先崇拜
	嫫祖	皇后的形象	
民间	马头娘(又称蚕花娘娘、马鸣王菩萨)	女子骑于马上	源于《山海经》和《搜神记》中的蚕马神话
	蚕花太子	男性,手持尖角旗,骑马	蚕马神话的变异
	蚕三姑	三女同骑一马或三女手握蚕具	蚕马神话的变异
	蚕花五圣	男性,盘膝端坐,三眼六臂,一眼为纵目,前面两手合捧一盘蚕茧,后面四手握蚕具	源于四川蚕丛崇拜

封建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各代的君王都极其重视。为了树立一种典范,必然会产生皇后亲蚕,祭祀蚕神的仪式。甚至在桑蚕发达的地区将蚕神摆放在府衙内,据同治《湖州府志》的记载,湖州官府向来就把嫫祖作为蚕神奉于照磨故署。最后,反映了中国古人祖先崇拜的传统。中国古人往往将一些伟大的发明创造归功于远祖和圣人,并将其神化加以崇拜。另一方面,民间的蚕神大多和古代神话传说有一定的联系,并逐渐将其本土化。如马头娘故事源于《山海经》和《搜神记》中的蚕马故事,但其故事情节被本土化为《蚕花公主》(湖州含山)和《白马化蚕》(嘉兴海盐)。长三角地区蚕神的多样性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缺乏,社会越来越世俗化。对民间的蚕神信仰,只要不危害政权,大多听之任之不加阻止。

祭蚕神的地方主要在寺庙偏殿的农神旁、村庄里的公共活动场所、蚕户家中的墙壁等处。<sup>[5]</sup>当然也有专门的蚕神庙——先蚕祠,如苏州盛泽的先蚕祠,是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先蚕祠,它是在清道光年间(1821~1850)由盛泽丝业商人公建,作为祭祀丝业保护神的场所。蚕皇殿是先蚕祠正殿,供奉着黄帝轩辕氏、炎帝神农氏和先蚕嫫祖三座塑像。长三角地区蚕农祭祀蚕神在每年的农历十二

月十二日,一般是在家中备好酒菜香烛进行祭祀,以求保佑蚕茧丰收。

### 2.1.2 轧蚕花

轧蚕花是去寺庙里祭祀蚕神的一种形式,蚕花是一种用彩纸、蚕茧或丝织物制成的花朵。旧时,每年清明节,蚕农均到邻近的寺庙祀蚕神。男女老幼聚集在一起,头戴蚕花,身背蚕种,互相挤轧,简直成了蚕区的狂欢节。

### 2.1.3 闭蚕门、开蚕门

闭蚕门是正式养蚕的开始,其本意是告之蚕农的亲朋好友,他们已经开始养蚕,不要随便打扰。闭蚕门主要有两种形式:①在大门上贴上“育蚕”、“蚕月知礼”的红纸条,门旁插桃枝;②在门口打上桃木桩,用稻草结成网状,以示禁区。从这两种形式可见蚕农对养蚕过程的重视,不容任何事情来打扰养蚕的过程,门前的桃枝或桃木桩起到一种避邪的作用。正如宋代学者范成大(1126~1193)《田园杂兴》中指出:“三旬蚕忌闭门中,邻曲都无步往踪。犹是晓晴风露下,采桑时节暂相逢”<sup>[7]</sup>,简直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在闭蚕门期间如若邻居要借用物件,只需在门或阻隔带之外高声说明,主人将物件送出后,借物之人需递给主人一片洁净的桑叶,并口诵“蚕花廿四分”的祝语。

开蚕门是在采茧结束后,蚕禁解除,蚕农互相拜访,评看蚕茧,互祝丰收的活动。有些地方还流行在左右邻居间分发糕点,以示在蚕禁期间招呼不周之处。一般蚕农一家还要团聚,吃一顿丰盛的酒饭,称之为“落山酒”或“蚕花饭”,作为对蚕神的拜谢。由此可见,蚕月期间对于蚕农是何等重要。正如清嘉庆《余杭县志》所载:“遇蚕月,邻里水火不相借,至蚕熟茧成,始相问慰,点茶为乐。”清代,杭州官府出于对蚕月的重视,甚至在蚕月期间有不理诉讼的规定,《重修浙江通志稿》记载:“余杭自蚕出种之日,以至登箔缲丝,大约四十日为期限,有司特停征讼”。

### 2.1.4 设泥猫、设门神

设泥猫、设门神意在通过想像的神力来驱除邪恶,保佑蚕茧的丰收。老鼠历来是蚕虫的天敌,对蚕虫的危害很大,经常在夜间偷食蚕虫。然而,蚕室内又不能养猫,因此,只能在蚕室内摆放泥猫或粘贴猫的画像,以求蚕儿的平安。当然,蚕农大多在蚕室外养猫护蚕,设猫人家往往要送人盐和笔以迎取小猫,美名聘猫逼鼠。正如清代浙江学者周凯(1779~1837)《迎猫》诗中所言“裹盐聘狸奴,加以笔一束,尔鼠虽有牙,不敢穿汝屋”。设门神的目的是希望通过门神挡住蚕祟,使蚕虫避免得病、死亡。常在蚕室门上贴上门神,或在蚕室前的地面上用石灰水画上一弓一箭,或在蚕室门框上方悬一面反照镜。

## 2.2 丝织业的风俗

丝织业的风俗主要是对机神的崇拜,机神是织造之神。据笔者调查,长三角地区各地丝织业的机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旧时余杭和苏州的机神庙均奉黄帝为主祀,伯余和褚载作为配祀,而湖州的织户、织匠则贡奉织女为机神。<sup>[8]</sup>平时从事丝织业的织匠们不仅在家供奉机神的画像,而且还要在春秋两季集体参加机神的祭祀,其间招收学徒的拜师仪式也安排在当天,以示隆重。当然,现在这些机神庙大多已不复存在,织匠们无法再去机神庙进行祭祀活动,但每年织造开工前,从事传统织造业的人员一般都会在家中祭祀机神。同时,在除夕日,织匠们要将织造工具擦拭一新,有时直接在机头贴上书写“机神”二字的红纸,加以供奉。<sup>[9]</sup>

笔者认为,丝织行业出现机神的差异现象,有着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①中国古代自后周(951~960年)以来,宫廷就有祭祀先蚕的传统,同时这又是祖先崇拜的习俗。嫫祖被认定为先蚕,理所当然嫫祖的丈夫黄帝被奉为正统的机神,比较符合封建等级制度的思想;②中国古代丝织行业中高级织物的生产历来为官营织造局所垄断,官营织造局内对机神的崇拜也遵循正统,随着官营与民营丝



织工场之间人员的交流,将崇拜黄帝、伯余、褚载为正统机神的作法逐渐传播至民间丝织工场中。当然有些地方受民俗影响颇深,有时也会奉织女为机神;③中国古代从事棉纺织业的多为农家妇女,且起初与丝织行业联系不太紧密,关于织女(七仙女)的神话和传说在她们中间广为流传,并为棉纺织妇们所欣赏和崇拜。封建统治者出于发展农桑生产的目的,并未阻止民间棉纺织业对织女的祭拜,逐渐织女就成为棉纺织业中的机神,进而也扩散到丝织行业,成为某些地区的丝织业的机神。

### 2.3 棉纺织业的风俗

上海地区民间广泛流传着农历四月初六为先棉黄道婆生日的说法,这一天,纺妇们都要来到黄母祠,在黄道婆神像前进行祭拜,同时还举行集会赛神(赛神为祭祀神灵的一种方式,即在神灵牌位或神像面前进行某项比赛,美名让神评比,其实是让观众评比)活动进行技艺的交流,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笔者认为,棉纺织业在祭祀黄道婆时,有集会赛神式的纺织技艺比赛,主要是中国古代棉纺织业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手工工场式的生产模式,棉纺织业一直作为农村副业的形式而存在。因此,棉纺织业并不存在工艺竞争的问题,只存在技艺高低的问题,这是能进行集会赛神活动的基础。反观,丝织行业,由于存在工艺、技术方面的竞争,集会赛神活动就不可能产生。

### 2.4 印染业的风俗

长三角地区印染行业公认梅福(?~?)和葛洪(284 ~ 364 或 343)为其行业的正宗祖师,并加以崇拜与祭祀。事实上,梅福和葛洪都是修身养性的隐士,据历史资料记载,梅福是西汉时期(前 202 ~ 9 年)的人,曾在南昌做过县尉之类的小官,因直言上书得罪权贵,而隐居山林。葛洪则是晋代(265 ~ 420 年)著名的道家人士,著有《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书。传说他们两人精于炼丹,最终飞升成仙,由于他们对染业有过很大的贡献

而被尊称为染神。当然,这又是中国古人将某些发明创造归入圣人和名人的通常做法,不足为信。但旧时的染工和染坊主们却对此深信不疑,每年都会在特定的日子祭拜梅葛二仙,希望能得到二仙的护佑,印染顺利,生意兴隆。旧时杭州的丝绸印染行业中人,通常在农历四月初八,聚集西湖的葛岭,进行祭祀梅葛二仙的活动。

通过以上对长三角地区染织行业的一些禁忌与风俗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些禁忌与风俗的产生有着其内在的、深层次的社会与技术原因。一方面,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阶层普遍存在着敬神、畏神的传统。同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也进行一些祭祀活动,其中就包括对先蚕嫫祖和先棉黄道婆的祭祀;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种植桑棉、纺纱、织造、印染工艺精湛,但其科学技术并不发达。有时遇到技术上的问题,知道怎么去做,但并不明白背后深层次的科学原理,往往只能借助于神灵作一番原因上的解释。

## 3 长三角地区染织类题材的神话、传说

长三角地区染织类题材的传说非常丰富,几乎各个蚕区、棉区都有。笔者通过搜集、整理、分析这些染织题材的传说,认为大致也可将其分为桑蚕行业的传说、丝织行业的传说、棉纺织行业的传说以及印染行业的传说四大类。

### 3.1 桑蚕业的神话、传说

长三角地区桑蚕行业的传说主要有《蚕花公主》、《白马化蚕》、《黄牛化蚕》、《龙蚕》、《蚕神报冤》、《五色茧》等,笔者查阅相关的资料,发现《蚕花公主》和《白马化蚕》均源于晋代《搜神记》中的神话《太古蚕马》。它们的故事情节没有多大的变化,述说了古代一位孝顺的姑娘思念身在外地的父亲,向白马许愿如若能将父亲带回家,她愿意嫁给白马。结果是白马做到了,父亲回家后,却愤怒地杀死了白马,剥下马皮晾挂在院中,当姑娘经过马皮时,马皮突然

裹起姑娘,最终幻化成蚕虫。湖州含山的《蚕花公主》中姑娘家居然就在含山脚下,父亲则在二十里外的新市打仗;嘉兴海盐的《白马化蚕》则将姑娘的父亲改编成外出做生意的商人。可见这两则神话传说在人物、地点上明显带有了浓厚的浙江地方色彩。

从神话传说的流传地域上看,《龙蚕》、《蚕神报冤》、《五色茧》属于长三角地区原创性的神话传说,这类神话传说表达了古人因果报应的思想。《龙蚕》和《蚕神报冤》讲述了爱蚕、护蚕会得到好报,而害蚕、杀蚕则会得到蚕神的报应。而《五色茧》的神话传说反映了蚕乡百姓对于暴君们的痛恨和诅咒,希望上天能惩罚他们的愿望。笔者认为,这类因果报应传说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因果报应的思想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因果报应虽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但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存在着类似的思想,早在佛教未传入中国时就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可见,这种思想在中国有着较深厚的文化土壤。东汉时,随着佛教开始在中国的流行,因果报应思想在社会各阶层中被普遍接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中国古代的每部话本小说中都存在着因果报应的劝戒和说教。<sup>[10]</sup>因此,长三角地区乃至全中国各个桑蚕区存在着因果报应的传说也就毫不奇怪。

### 3.2 丝织行业的神话、传说

长三角地区丝织行业广为流传着《牛郎与织女》、《董永与七仙女》的神话,这两则神话传说讲述了美丽善良的仙女与勤劳孝顺男主角相爱的故事,同时,仙女向人们传授织造的技艺,最终因人神之恋触犯天规而受到天帝的惩罚,歌颂了人神之间的悲壮爱情。此外,云锦和宋锦等著名的织造行业也有相应的神话或传说。如南京云锦织匠中流传的《仙鹤街的故事》<sup>[11]</sup>,主要讲述云锦老织匠张永在云锦娘娘身边两位仙女的帮助下,惩罚贪婪财主的故事。又如据说宋锦在清代得以复兴是有人从泰

兴季氏处购得《淳化阁贴》宋袷十帙,揭其上所袷宋锦二十种,转售给苏州宋锦机业,使早期失传的宋锦珍品得以恢复重新组织生产。<sup>[12]</sup>笔者认为,丝织行业是织造行业中技术要求最高的行业,因此,就其起源的传说往往归功于仙女。同时,丝织行业也是受封建势力压迫最重的一个行业,织匠们往往无力反抗这种压迫,常常寄希望于神仙惩罚封建统治者来拯救他们。

### 3.3 棉纺织业的传说

长三角地区棉纺织业的传说主要是先棉黄道婆的传说,这些传说主要是在元代《南村辍耕录》<sup>[13]</sup>、《梧溪集》以及明代《松江府志》<sup>[14]</sup>中记载黄道婆事迹的基础上创作的。由此可知,黄道婆的故事并没有怪诞神话成份,传说的成份浓厚一些。黄道婆的传说目前可以搜集到二十篇左右,主要在上海和海南地区流传。对于出身家世、姓名的由来和出逃原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情节,主要有五种传说。五种传说中有三种认为黄道婆是童养媳。如1985年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上海的传说》中有关黄道婆的传说,《民间文学》1981年第3期《黄道婆的故事》,1978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纺织史话》中有关黄道婆的记载。另外二种传说并没有说明黄道婆是童养媳,海南《乐东少数民族古籍》第一辑《黄道婆在水南村的传说》和海南崖县文化馆编印的民歌《崖州织女——黄道婆》。<sup>[15]</sup>此外,黄道婆的传说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比如,在解放前根本不存在黄道婆是童养媳这一说法,解放后在批判封建制度的大环境下才出现黄道婆是童养媳出身的说法。

### 3.4 印染行业的传说

长三角地区印染行业的神话传说最流行的是“梅葛二仙”的传说,其中最流行的版本认为“梅葛二仙”指前文所述的汉代的梅福和晋代的葛洪。梅葛二人曾得到过封建统治阶级的认可——葛洪被西晋王朝封为“伏波将军”,梅

福被南宋高宗赐封为“吏隐真人”。对于他们发明印染技术的事迹必然会得到官方的认可。

此外,在梅葛二仙的众多传说中,有两个版本是长三角地区原创的。一个是乌镇“宏源泰染坊”的葛洪说;另一个是长三角地区流传很广的梅葛说的版本。这两个传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葛梅两人并非前文所述的炼丹修仙的隐士,而是勤劳善良的平民百姓,由于一个偶然的事件启发了他们,从而发明了蓝印花布的印染工艺,因而被尊为印染业的祖师。笔者认为,长三角地区染织行业起源的原创性传说更加体现了这一地区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是对统治阶级推崇的那一套染织行业起源说的反讽,同时也反映了当地市民阶层自我思想意识的觉醒。

#### 4 长三角地区染织相关的表演艺术

长三角地区染织相关的表演艺术主要是湖州市德清县的“扫蚕花地”和南京市的“南京白局”。扫蚕花地是直接对养蚕过程的模拟,并配以说唱的形式表达蚕农对蚕茧丰收的渴望和祈祷,带有明显的仪式性。南京白局则产生于云锦机房,完全出于休闲娱乐的目的,植根于南京世俗文化的土壤中。目前,扫蚕花地和南京白局已于2008年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4.1 扫蚕花地

扫蚕花地是一种地方性的小歌舞表演艺术,据说起源于清末时期的湖州德清县,曾经在杭州、嘉兴、湖州、上海等丝绸产地流行过一段时间。起初,在清明节前后,闭蚕门前,蚕农请表演扫蚕花地的艺人到家中的堂屋或蚕房内表演。表演者一般为女性,身穿红袄绿裤,头戴蚕花,发插鹅毛,在简单的小锣、小鼓的伴奏下,一边说唱着祝福蚕花丰收的蚕花歌,一边表演着扫地、糊窗、掸蚕蚁、采桑叶、喂蚕、捉蚕换匾、上山、采茧等动作。新中国成立后,扫蚕花地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民间歌舞表演形式,逐渐脱离了最初仪式性的含义,成为长

三角地区的一种民俗文化。

笔者认为,扫蚕花地与祛蚕祟(据说蚕祟为蚕的克星,被想象成白虎的模样)的巫术和傩舞有一定的关系。首先,在科学不太昌明的古代社会,当蚕农遇到束手无策的蚕虫瘟疫时,只能将其原因归咎于蚕的克星“祟”,而对付祟的办法只能采用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巫术,扫蚕花地最初的表演者多为乞丐之流,似乎能解释这一点;其次,中国古代傩舞非常流行,傩舞是一种具有驱鬼逐疫、祭祀功能的舞蹈艺术,一般是舞者头戴面具,手持戈盾,口中念道“傩傩……”,奔向屋内各处驱鬼驱邪。这种舞蹈表演形式曾经在中国古代汉人建立的皇朝的宫廷中非常流行,并作为一种祭祀仪式。虽然,清代宫廷并不流行傩舞,但在民间有着广阔的市场。基于以上两点考虑,笔者认为扫蚕花地可能源于祛除蚕祟的巫术和傩舞。

##### 4.2 南京白局

南京白局是明末在南京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以南京方言为说唱词的乡土曲艺,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云锦”的派生物。<sup>[16]</sup>起初是“南京云锦”织匠们在劳动之余哼唱的一些小曲、小调,以打发枯燥无味的生活。至清末时期,白局逐渐走出云锦机坊,发展成为一种风行街头的大众曲艺演唱艺术,因其表演时不收费,属于自娱自乐的一种表演,故被称为“白局”。从表演形式上看,南京白局类似于相声,少则一至二人,多则三至五人。它与相声的最大区别是言语形式为南京土话,并配以丰富的音乐伴奏。当然,由于白局源于云锦织匠,唱词中有大量反映云锦织匠生活的语句,如“三更起来摇纬,五点爬进机坑。寒冬不能烘火,炎夏不能乘凉。整天弯腰驼背,连夜抛梭过管。织的绫罗锦缎,穿的破衣烂衫。”、“劝君莫要学机房,机房好比坐班房。”、“一饭一粥没保障,半夜三更卧冷床,老来无用做和尚。”<sup>[17]</sup>。这些唱词无疑是对自身生活境况的一种自嘲,同时也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控诉。如在《机房苦》中就



使用了“‘焦头机’的老板,天天在催生活。”,“焦头机”指的是那些本小利薄的小机房老板,整天为了利润而焦头烂额,刻薄织匠,这里形容得非常诙谐俏皮。

## 5 结语

中国长三角地区创造过辉煌的染织文化,并对中华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染织技术上看,长三角地区的染织技艺源于中原地区,后来却远远高于中原地区;从染织文化上看,长三角地区形成的染织文化明显不同于中原地区,形成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长三角地区的染织技艺与

染织文化之间又存在着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图1)。如图1所示,长三角地区的染织技艺促进染织禁忌的产生和染织行业繁荣,繁荣

的染织行业又促进染织风俗的形成和染织神话传说的流行,当染织业发展成为长三角地区最重要的行业时,又会衍生出相应的表演艺术形式。进而其染织行业的禁忌、风俗、传说以及表演艺术等综合形成长三角地区的独特的染织文化。同时,由于染织行业在长三角地区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染织文化又深深地融入到该地区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渐形成有别于中国其它地区的特殊地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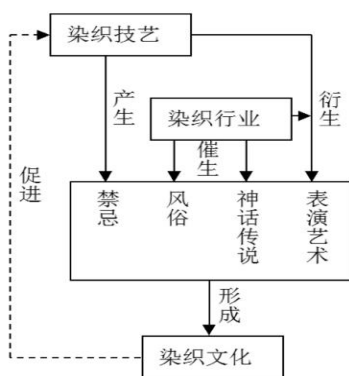


图1: 长三角地区染织技艺与染织文化关系图

## 参考文献:

[1]马新. 汉代民间禁忌与择日之术[J]. 民俗研究, 1996(1): 38-44.

[2][明]宋应星. 天工开物[M].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8: 34.

[3][清]卫杰. 蚕桑萃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80-81.

[4]徐仲杰. 南京云锦史[M].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114-115.

[5]杭州丝绸控股(集团)公司. 杭州丝绸志[M]. 杭州: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582-583.

[6]袁宣萍, 徐铮. 浙江丝绸文化史[M].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8: 174-179.

[7][宋]范成大. 范石湖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376.

[8]陈永昊, 余连祥, 张传峰. 中国丝绸的文化[M].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5: 257.

[9]于雄略. 中国传统蓝印花布[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 88.

[10]刘兴汉. “因果报应”观念与中国话本小说[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7(5): 28-33.

[11]金文. 南京云锦[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108-109.

[12]钱小萍. 中国宋锦[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 29.

[13][元]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288.

[14]方岳贡. 松江府志[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146.

[15]张渊, 王孝俭. 黄道婆研究[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4: 68-69.

[16]高安宁. 南京白局[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2: 1.

[17]顾希佳, 王曼利. 杭罗织造工艺[M].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2: 72.

(收稿日期: 2014年5月18日)